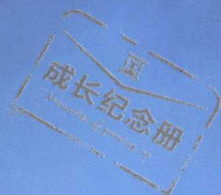


*Growing Together*

# 一起长大的 Promise 约定

宁晓馨 著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Toget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起长大的约定 / 宁晓馨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38-6299-9

I. 一… II. 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2307号

出版发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者：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65mm×234mm

字数：260千字

印张：17.5

印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出版时间：2010年1月第1版

出版人：李建国

责任编辑：胡如虹

特约编辑：郭翔 李宁

装帧设计：方寸之间

ISBN 978-7-5438-6299-9

定价：22.00元

联系电话：010-64424576

邮购热线：010-64424576

传真：010-64427328

网址：[www.yongsibook.net](http://www.yongsibook.net)



一起长大的约定

宁晓馨 著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安婧茹 003

第二章  
季筱雨 043

第三章  
莫凡 075

第四章  
安婧茹 113

第五章  
季筱雨 141

第六章  
莫凡 159



第七章  
安婧茹 191

第八章  
季筱雨 223

第九章  
安婧茹 247

尾声 275



## 第一章



# 安婧茹



曾经有一个女孩告诉我，

遇见蓝色萤火虫的人，

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而我还来不及告诉她，

其实，她就是住在我心里的那只蓝色萤火虫。

那一年初秋，我放开扎了一夏的马尾，将头发梳理成可爱乖巧的样式，按部就班地去三中报到。

站在阳光下，我微微眯起眼睛，望着略显破旧的校门发呆。这就是无数学生梦寐以求的重点高中，古老而沉静。空气里散发着泥土的香气，几枝蔷薇悄悄伸出墙外，窥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提起长裙，优雅地跨过低矮的门槛。

从这一刻起，我决定忘记那个女孩。

干净地、彻底地，不留一丝痕迹。

二楼。

走廊尽头有一间被折叠铁门隔开的教室。我在门口停住脚步，从包里掏出镜子，仔细地整理了头发和裙摆后才放心地走进去。

“嗯——”有人惊呼。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之后又继续刚才的喧闹。

我迅速扫视一周。座位几乎被全部占满，只有几个靠窗或靠墙的位子还空着。我在几个同学纷乱的议论声中，朝前排一个靠窗的座位走过去。旁边的女生殷勤地站起来，冲我微笑。我点点头，小心翼翼地坐了进去。

周围的一切都这样陌生，而我却出奇的平静。没有好奇，也没有恐惧。高中生活即将拉开序幕，生活又将走上老掉牙的轨迹。

老师在点名的时候特别介绍了我。他说，安婧茹同学是班里入学成绩最好的学生。

教室里发出一片惊呼和赞叹，同学们的目光再次聚集到我身上。后排顽皮的男生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哨，有人轻声笑起来，还有人在小声议论。同桌转过头，微微一笑：“哇！你好厉害啊！”

“没有啦。”

坐在我后面的女生拍了拍我的背：“嗨，安婧茹。你有一起考到这里来的朋友吗？”

我迟疑了一下，侧过脸，摇头。

“我也没有。那以后……咱们做朋友吧？”

我不想回答，指了指讲台上的老师，又指了指嘴巴，示意她不要出声。于是她乖乖地坐好，不再讲话。

老师的说教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悄悄别过脸，望向窗外。小花园里满是低矮的灌木，角落里有一棵半球形的桂花树，橙黄色的花朵点缀在浓密的树叶间。我仿佛闻到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而我的高中生活，就在这一片懵懂与模糊中正式开始。

我被班主任老师任命为团支部书记，还报名参加了广播社团。

每天，我按时上课，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友善地对待每一位同学。团委开会，我是去得最早的一个；广播社团成员的选拔赛上，我也是收获掌声最多的一个。

可是，我没有朋友，一个也没有。

常常有人主动找到我，想要和我做朋友，都被我礼貌地拒绝了。我不想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做朋友。友情太过奢侈，我再也无力承担。

而且，也不想再受到伤害。

我倔强地孤独着，但痛苦的心情一点也没有改变。

一个人走在校园里，望着身边的女孩三三两两挎着胳膊亲密地走在一起。失落的心情肆无忌惮地蔓延。我知道我可以拒绝所有人，但却骗不了自己，其实我想要像她们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朋友。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接受别的女孩。所以我想，我还是继续一个人的生活比较好。

只是我怎么都不会想到，新的希望很快就撞进了我的生命里。

无法逃避。

这天课间，我像往常一样去厕所，发现生理期竟然悄无声息地来了。这

种毫无征兆的情况，从来不曾发生过。

我蹲在那里，手足无措。

怎么办？

根本没有准备卫生棉，偏偏又穿了白色的长裙，如果就这样出去，一定会弄脏裙子。

我屏住呼吸，将耳朵靠近右边的挡板，再靠近左边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两边的蹲位上居然都没有人！老天，不要这样折磨我好不好？

眼看离上课的时间越来越近，细密的汗珠爬满了我的后背，眼眶里不听话的泪珠就快要滚出来。是班主任的课，不能迟到，一定不能。

忽然，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传来。

我下意识地捂住嘴巴，心跳加速，差点因激动而尖叫出声。

门吱呀一声被打开，又关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有人进了右边的蹲位。

我强忍着羞愧，轻轻地敲了敲挡板：“同学，请问……请问……你有卫生棉吗？我……我……我没带……”

我的脸像发烧一样，滚烫滚烫的。

“没、没有。”她的声音听上去比我还要紧张。

“哦……”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沙漠中干渴的旅人，兴奋地奔向一口井，走近了才发现井已干枯。

失望一点一点爬上心头。

很快，隔壁的门开了，又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丁零零……”预备铃打响。

我挪了挪麻木的腿，想大叫几声，或许附近教室里会有人听见。不管他们是不是会嘲笑我，也不管我的糗事是不是会传遍整个学校。离上课时间越来越近，我真的快要被逼疯了。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是鞋子拍打地面的声音，有人向卫生间跑来。

声音在蹲位戛然而止。不一会儿，一包卫生棉从门缝里被塞了进来。

“哎、哎……给、给你。”说话声上气不接下气，竟是刚才那个女孩的声音。



哦，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竟然又折回来，只是为了帮我拿卫生棉。

我顾不上客气，迅速接过。

结束战斗后，我费了很大劲才克服双腿的麻木。打开门，看到了我的救星，一个胖乎乎的女孩。

她的个子不高。圆脸肉嘟嘟的。五官小巧玲珑，月牙似的眉毛、双眼皮、娇小的鼻子、樱桃般的嘴唇，看上去十分憨厚的样子。身上穿着草绿色的夏季校服，左胸位置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像是初中时穿过的。黑色的娃娃鞋，样式笨拙，表面皱皱巴巴，有些旧。

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头上满是汗水。看样子，为了及时给我送来卫生棉，她跑了很长一段路。

“谢谢你。”我用很真诚、很真诚的语气对她说。

上课铃响起的时候，我恰好迈进教室。

为了不迟到，我跑了一小会儿，此刻，心脏正快速地跳动着。我努力调整好呼吸，偷偷瞄了一眼讲台上的老师，吐了吐舌头，走向自己的座位。

背对门口时，我听见老师说：“季筱雨同学，快点回到座位上去。下次不要再迟到了。”

紧接着，一个女生从我桌旁一闪而过。

我边坐下，边顺势转过头……

啊！

居然就是那个帮我拿卫生棉的女孩。上帝作证，我从未注意到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一分钟前，我心急如焚，顾不得询问就自己跑了回来。如果我知道我们同班，一定会拉着她一起，那样她就不会迟到了。

季筱雨？季筱雨……蛮可爱的名字嘛，怎么之前就没注意到呢？

也许她命中注定就是我的救星？啊，那一定要抽空向她道谢。

这些细碎的念头在我的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游走，直到老师叫我的名字：“安婧茹，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站起来，呆呆地望着讲台上的班主任，无语。

那是我第一次上课走神，也是第一次被老师狠狠地训。

往后的日子里，我开始留意这个叫季筱雨的女生。她坐在我这排最后的座位，独自一人，没有同桌。

没有同学主动和她闲聊，也没有人和她一起上学放学、做课间操、吃午饭。她喜欢把两只手放在口袋里，低着头走路。步伐不大，但频率很快，来去匆匆的样子。

她总是在临近上课的时候去厕所，然后，在预备铃响起的时候赶回教室。偶尔有好事的男生捉弄她，阴阳怪气地叫她的名字，骗她说班主任找她。她乖乖地跑去办公室，一会儿又红着脸回来，引起一阵哄笑。她怯怯地望着他们，没有责问任何人。

真不明白她的脾气怎么能那么好。

加入广播社团的第一个周末，开了很长时间的会。辅导老师从学校悠久的历史讲到社团发展的辉煌前景。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她带入了无限美好的遐想中，完全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等所有人都回过神来，夕阳已经不见了踪影。

会议匆忙结束。

我拖着因久坐而变得不听使唤的双腿，赶回教室收拾东西。

咦？

一进教室，我就看到了角落里的季筱雨。她正在埋头整理书包和饭盒，准备回家。

我忽然有种想要叫住她的冲动。

“嗨，季筱雨，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有什么事吗？”我一边将桌子上大大小小的书本塞进书包一边问。

“嗯……没、没事。”

她的普通话很标准，声音轻飘飘的，回荡在偌大的教室里。

“如果你不介意，咱们一起走吧。”

我走过去，朝她笑笑。

“好、好……”

她的身体轻微地颤动了一下，嘴角弯成一个好看的弧度。她笑的时候，

腮边有浅浅的小酒窝，很可爱。

我们结伴去车棚取了脚踏车，在校园里缓慢地骑行。

她的脚踏车远不及我的漂亮、轻便，还不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哎，我说，换个新的吧。”我指着她的车子，“现在已经不流行这样的脚踏车了。”

她不说话，只是一味地笑。

走到校门口，我们几乎同时停了下来。

“你、你往哪边走？”她问。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跟我讲话。

“福北路那边，你呢？”

“我、我也是。”

“你住在福北路什么地方？”

“我不住福北路。”她摇头，“我住在宏明路。”

“哦。那我们还是顺路的。”

我隐约记得，那一带没有住宅小区，只剩下些还未改造的平房，通常被人们叫做棚户区。她真的住在那里吗？后面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被我咽回了肚子里。

出了校门，我们就混入了车水马龙的大街。人行道上穿梭着神情疲惫的上班族，公车的玻璃上映出一张张麻木的脸，堵塞在路中央的轿车不停地叫嚷着。

我们一前一后排列着骑行，小心翼翼地穿过车与车之间狭窄的缝隙。

要不是那该死的会，我就不会这么倒霉，在这种时间还要在马路上“演杂技”。可是，季筱雨呢？难道她每天都是在这个时候才回家？

没过多久，我们终于摆脱了繁杂的大街，拐上了相对清静的小路。我加紧蹬了几下，赶上去与她并排着骑行。

“季筱雨，在学校里，你怎么总是一个人？”我好奇地问。

“嗯……啊……没有啊。”

“怎么会呢？我都注意你很多天了。”

她猛地转过头，瞪大了眼睛望着我，眼神里透出从未有过的光彩。

“真、真的吗？”

“你看，你每天很早就到教室，一个人坐在位子上，很少和周围的同学说话。课间操一个人去，午饭也是一个人吃。放学嘛，我走的那个时间也看不到你哦。”

“嗯……我、我走得晚一点。”

“还有，你总是上课前才一个人去厕所，幸好你有这个习惯，不然，那天我就死定了。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的包里总是装着备用的卫生棉吗？这习惯偶尔还真管用。”

她点点头，又赶紧摇摇头，不知所措的样子。

望着她紧张的表情，我急忙安慰：“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嘛。对了，上回的卫生棉……等我买了同样的还给你吧。”

“不、不用了。”

“哎，你说，我那天是不是很糗？一点形象都没有了吧？”

大概是忽然想起了我那天的落魄情形，她想笑，又不好意思，于是，脸上的表情停滞在了某种尴尬的状态，反倒把我逗乐了。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

不知为什么，季筱雨把笨重的脚踏车蹬得飞快。我也不由得加快了频率。

“季筱雨，你不觉得孤独吗？一个人。”车子拐进福北路的时候，我突然问她。

“还、还好，我习惯了。”她的语调很落寞。

“你不想和班里的同学一起玩吗？”

“想啊，可是……我、我太笨了。他们谈论的事……我听不懂……”

“那么——我们来做朋友吧，怎么样？”

“……”

“砰——”

季筱雨的脚踏车突然失去控制，直直地撞在路边的栏杆上，翻倒在冰凉的水泥地面上。尽管及时跳下了车，她还是被歪倒的脚踏车刮了一下，身子就势伏在了地上。

“你没事吧？！”我赶紧停下车，跑过去扶起她，帮她拍掉衣袖和裤腿上的泥土。

“怎么回事，这么不小心，那么明显的栏杆都能撞上。摔疼了没？”

“没。”

她咧了咧嘴，眯着眼睛笑了。

我也笑了。

那时候，我们笑得很满足，也很幸福。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

但这一次，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我的朋友不再是我依赖的女孩，相反，她却很依赖我。对于我的提议，她从不表示反对，总是乖乖地跟着我走。所以，这份友情的主动权就完完全全地掌控在我的手里。

这种安全感，让我觉得踏实，也只有这样的朋友，才不会在某天突然毫无眷恋地离我而去。

那以后，季筱雨会比以前早起十分钟，顾不上吃早饭就跑到我家楼下等我。六点五十分，我准时下楼，一定会看到她呆呆地站在小区中央的花坛前，旁边是那辆与她身材不相称的脚踏车。

我像变戏法一样，从背后拿出一块蛋糕，或一个面包：“哎，今天早饭吃这个。”

她抿着嘴，认真地接过去，迅速地吃下。

“好吃吗？”

“嗯。”她傻笑。

“那，咱们走吧。”

我们一起上学，一起上课，一起做课间操，一起吃午饭，一起骑车回家，偶尔，我还会带她去附近的小店吃冰激凌。

原本一个人做的事，忽然变成了两个人。生活，又鲜亮起来。

季筱雨对我特别特别好。她帮我做值日、洗饭盒、去校外的小超市买零食；社团有活动的时候，她会提前帮我把书包收拾好，耐心地等我回来；吃冰激凌的时候，她总是帮我点最喜欢的口味，而她自己每次都只要两元一份的红豆圣代。

这些事，她做得理所当然，从不炫耀。

她不会向任何人说起，她为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也不会对我说，你看，我帮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只要我高兴地对她说“谢谢你，小雨”，她就会很开心，很开心。

可是——

我还是会不争气地想起过去那个曾让我倾注了全部感情去交往的女孩。一想起她，我的心就痛得不得了。

我害怕季筱雨也会在某天突然地消失不见，所以我曾装作不经意地问过她：“小雨，你会不会离开我？比如，在某天，你发现自己不想再和我做朋友了……”

她显出慌乱的样子，语无伦次地辩解：“不、不会……怎么会……我不会的，真的不会。真的……”

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厚道，用这种手段试探好朋友。

“婧茹……你也不会离开我的，对不对？”她立刻反问。

她瞪大眼睛，专注地盯着我的脸，试图寻找我内心隐藏的蛛丝马迹。

我像往常一样亲昵地拍拍她的脑袋：“别乱想，我当然不会离开你了。一定不会的。”

“就算某天，我们不能在一起上学，你也不会忘记我的，对不对？”她继续追问。

“嗯，那是当然了，就算以后咱们考了不同的学校，我也不会忘记你的。”话一出口，我的眼睛里就湿了。

“那、那我们拉钩，好不好？”季筱雨幸福地笑，她没有发觉我的情绪有什么不对。

“好，拉钩。”我边回答，边将内心涌出的悲伤压制下去。

我们像模像样地把小指钩在一起，晃动胳膊，轻轻地念着：“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而后，我紧紧地抱住了她。

我们第一次距离这样近。我的左脸，贴着她滚烫的右脸，感受着她的呼吸和心跳。

我拼命地忍着，却还是让一滴不听话的泪珠掉落下来，湿了手背。

一百年——不许变——

多么虔诚的字眼。

另一个我喜欢过的女孩，却从未给过我。

那个女孩告诉我，遇见蓝色萤火虫的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而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其实，她就是住在我心里的那只蓝色萤火虫。

· 3 ·

三年前。

初一。

开学第一天，爸爸坚持要开车送我上学，尽管我练习了整整一个暑假的脚踏车，并且技术已经炉火纯青。

汽车拐进最后一个路口，我被人群中一个皮肤黝黑、打扮怪异的女孩吸引。一头蓬松的碎发被挑染成了夸张的紫色；消瘦的身体包裹在一件黑色带亮片的紧身T恤和深蓝色的短牛仔裤里；肩上挎着一个花哨的大包，上面印着妖冶女子的图案，色彩浓烈。

她的出现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甚至有人从公车里探出头来。而她全然不顾，依旧迈着坚定的步伐朝前走，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停下，准备过马路。

“吱——吱——”

路中央出现此起彼伏的紧急刹车声。我们前面的车突然停下，爸爸迅速作出反应，急忙踩了刹车。我被晃了一下，身体狠狠地撞向靠背，又被弹起来。

前面车子的司机落下车窗，愤怒地咒骂。

我隐约看到那个女孩的身影在那辆车前一晃而过。她连头都没有回一下，转眼就把另一辆车挡住了。

这样过马路的女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走人行横道，也不看来来往往的车，只一味地横冲直撞，短短几十秒钟，就有好几辆车被迫急停下来。

路人都惊呆了。

“真是没教养！”爸爸气愤愤地说。

可是，我却觉得——她简直酷毙了！

第二教学楼。一楼大厅。

临上楼梯前，我瞄了一眼宣传栏，里面贴着一张崭新的通告，红纸上飘逸的毛笔字，写着——“初一年级入校成绩排名表（前五十位）”。

我没有经过任何思考，目光直接聚焦到第一名的位置。毫无疑问，那个位置应该写着我的名字。

可是，在下一秒钟，我发现，我错了。

我完完全全地错了！

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另一个人的名字——莫凡。

我没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我只是有些意外，居然有人会拿到比我更高的分数，这看上去简直像个玩笑。整整一个暑假，我自信满满地以为不会再有人比我考得更好。可现实是，这个叫莫凡的，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的家伙，排在了我的前面。

那么，他或者她，肯定会分在我所在的班级。

我迫不及待地上楼，一路上想象着那个人的样子。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肯定是个书呆子。我仿佛看到厚厚的镜片下面，那张毫无色彩、毫无激情、目光呆滞的脸。对，一定是这样，不然还有什么样的人会考出那么高的分呢？

我顾不上整理头发和裙摆，直接冲进了教室，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扫视了座位上的每一个人。

奇怪，太奇怪了。

没有一个男生或女生符合我的想象。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想错了吗？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站在讲台上的女老师眉开眼笑地望着我。

她应该就是我们的班主任。

我粗略地打量了她。

她很瘦，是那种病态的瘦，小巧玲珑的五官排列得恰到好处，身上穿着一套宝蓝色的职业套装，长发绾在脑后，说话的时候，会露出那个年代的人特有的四环素牙。

“老师，您好，我叫安婧茹。”我机械地回答，脑子里想着的仍是莫凡。

她在名册里找了一会儿，满意地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坐第三排，第三



个座位吧。”

走向座位前，我再次环顾了整个教室，一无所获。

莫凡啊莫凡，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时，我尚未意识到，莫凡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会成为我这一生都无法抹去的记忆。

课前，我随手翻了翻课程表，上面写着新学期的第一节课是班会。又是长篇大论的说教，实在太无聊。

没有可预习的功课，同学们私下里开始交头接耳地互相认识。我也不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想，或许可以打听一下莫凡究竟是谁。

可是，直到预备铃声响起，我问过的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答案。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莫凡？就是排名第一的那个吧？……不知道是谁。”

瞧，他已经声名远播了。

教室里渐渐安静下来。

“那么，我们先来点一下名……”班主任低头看着名册，皱了皱眉头。一个接一个地点过去。

我的心里越来越紧张。我在等待那一刻，等待老师叫到“莫凡”的那一刻，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已经有一大半的名字被叫过了。

突然——

“莫凡！”老师叫道。

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所有同学都在张望。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居然没有人应答！

“莫凡！”

还是没有人。

老师看了看我们，又仔细看了看名册：“莫凡同学？！没来吗？”

大家一齐摇头。

“真是太过分了……”老师小声咕哝了一句。

然后，继续点名。